



# 龙顶飘香

□张蓓

三月，春风柔软，大地湿润。  
几枝新叶萧萧竹，数笔横皴淡淡山。古朴如画、春意盎然的山乡开化，融融的春水氤氲，薄纱般的晨雾袅袅，处处娇莺啼鸣，漫山杜鹃吐蕊。  
钱塘江的源头，沉寂了一个冬天的茶树，在春风春雨里，已然齐刷刷地冒出了嫩绿的芽苞。在紧张的人类世界之外，大自然依旧不紧不慢、有规律地交替着四季的轮回。  
青砖黑瓦，小桥流水的钱江源，绿竹掩映、碧流涓涓。一垄垄、一行行茶园吐翠，满山涵烟。青绿的茶园，让人看上一眼就满心欢喜，轻风拂过，阵阵茶香合着青草的气息，沁人心脾。  
春来绿意生，天地皆生长。开化龙顶，汲饱了大地的芬芳、蓄足了山水的灵气，人未饮，已陶醉。开化最好的春茶，都在茶园里。因为茶园大多在山上，因为山上生长的茶叶，大多只有日光和春风造访，因为它们一年四季都在承蒙着山林雨露的滋养。  
清明。谷雨。幽幽山崖，空翠湿衣。活泼的小溪，绒绒的芳草，蝴蝶停落在花间，鸟儿在枝头啾啾叫。绿野、仙踪，是一切自然的精灵，成就了一杯杯开化的好茶。  
歌声婉转。笑声爽朗。谁的巧手在细采云中月，采得茶叶满篓又满筐？那是采茶的姑娘。

一垄垄齐整的茶树旁，三五成群的采茶姑娘，背着茶篓，戴着青蓝碎花布头巾，穿梭于茶园之间，用一双双绣花的布鞋，踩出开化春天的鼓点。  
玉指舞动，采撷点点新绿。玉口倾情，哼唱采茶山歌：“采茶姑娘茶山走，茶歌飞上白云头，满山茶树亲手种，快趁时光掐细芽。”  
陆羽在《茶经·三之造》开篇，曰：“凡采茶，在二月、三月、四月之间。”“其日有雨不采，晴有云不采”，而最佳的采摘时机是“凌露采焉”。  
几百余年的时光里，开化龙顶，亦一直遵循着如此严苛的采茶标准，只是为了能采摘到这一年中最为饱满、最新鲜的那一篓芽茶，从而烹泡出一杯最具春意盎然的开化龙顶。  
草木已随新岁好，新芽又占一年魁。从明崇祯“上贡芽茶四斤”，到清光绪“名茶朝贡黄绢袋袱旗号篓，专人专程献送”；从清光绪三年（1877）“开化茶叶开始出口”，到民国九年（1920）“开化精致茶，运往上海洋行出口”，再到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桐村戴开顺茶号红茶 55 吨，运往上海出口，开化龙顶，始终带着新绿、带着清甜、带着鲜香、带着醇厚，带着大山里人的梦想，带着钱江源头茶农的诗情与画意，早已成为了每一个爱茶人，在春天里的期盼。

## 龙顶茶（组诗）

●天上来茶  
一叶从天上来  
停靠在大龙山  
朱元璋的嘴里  
吐出了一条龙  
双龙际会  
如钱江潮起  
一叶被圣水冲泡  
清香，沿着父老乡亲  
脸上的沟壑，缓缓流淌

水中是灵魂舞者  
一缕红色土壤的香  
掌心翻舞，游龙惊梦  
铜钱，风骨，青春，希望  
骨法的老火穿透历史  
一叶在枝头  
一叶在墨汁里

点化最浓郁的  
共同富裕的香

●神器  
漫山青翠才上眉头  
却上心头  
斗笠在茶园移动  
低伏的背影弯向土地  
茶草被雨水清洗  
天地之间的静气  
让龙顶茶走上了绿地毯

沿古村八百里加急  
玉蝶飞舞  
山风有牙齿  
松不开嫩叶  
杯中有森林  
采茶的农人  
是蟠桃树下的神仙

□郑凌红



## 那年春雷

□黄家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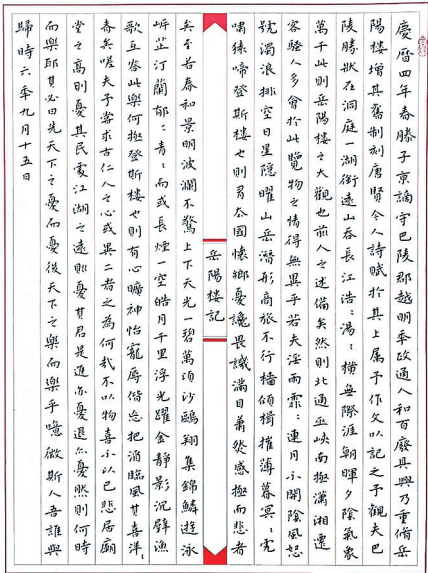
春天的天气乍热还凉，云团忽高忽低，卷舒之间湿漉漉的，若堆在一处，树枝头也静悄悄的，这时候就会出现雷声。  
春雷的第一声大多在更深半夜里响起，母亲被雷声惊醒，用手拍打着枕头，口中不知念叨着什么。枕头是用一块旧棉布包着晒干的荸荠苗填充的。苗芯中空的荸荠草填充的枕芯最好，头枕着，枕里会发出“剥剥”的响。母亲拍打枕头，枕芯就“剥剥叽叽”响个不停。母亲说，雷公来了，春天也就来了，雷声和刺眼的那道光亮，震慑藏在角落头的寄生虫，让它们不敢在世间作恶。  
我在野外放牛时最怕遇上打雷天气。集体种田时，农户养头牛，一年下来可赚些工分。队上也没有每家一头牛，只有兄弟姐妹多的能分到一头牛养，家里还必须得有未成年的孩子，十五岁以上算半劳力，得随大人出工。当然，也有和队长私交好的，借个由头可破例分到一头牛来养。那时我家分到一头大水牛牯养着，这头牛牯高大威猛，四蹄粗状，鼻大嘴阔，颈脖子粗得像个小水缸，背脊显着漂亮的流水线，两边肉堆隆起，脊椎现出一条深沟直达尾尖，两只尖角弯成漂亮的弧形，昂首挺胸，自带杀气，附近十里八村无有对手。

牛是按大小来记工分。到年关时，队上的队长领导着会计出纳员和仓管，再叫上几个上了年纪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各家各户把养了一年的牛牵到小林子里，按牛膘肥程度给予评分。然后，队上按工分分配养户多少谷子。牛牯还承载着十里八乡传种接代的责任，雄激素异常的饱满，牛圈里难关得住，常常会把牛圈顶出一个洞来，甚至顶塌。尽管喂养这头牛牯的工分比成年大牛每天多一分，但没人愿意认养。我家为了一年下来能多分得一两担谷子，水牛牯由我家喂养，这牛也不用参与抓阄，甚至不用牵到林子里让那些德高望重的各族头人评头论足。  
那些德高望重和上了年纪的老人，都是每个家族辈份大的。一个屋场几个姓，各家族选一人，以均衡力量，防止把好处给了各自族人。大牛小牛放养的时间都一样，大牛和母牛带仔的自然就成了符合基本条件的家庭争抢的对象。队长在学校向校长讨得几根粉笔，在牛背上写编码，又在纸上写上编码揉成团，够条件的各抓一个小纸团，小纸团写的编码对上牛背上的编码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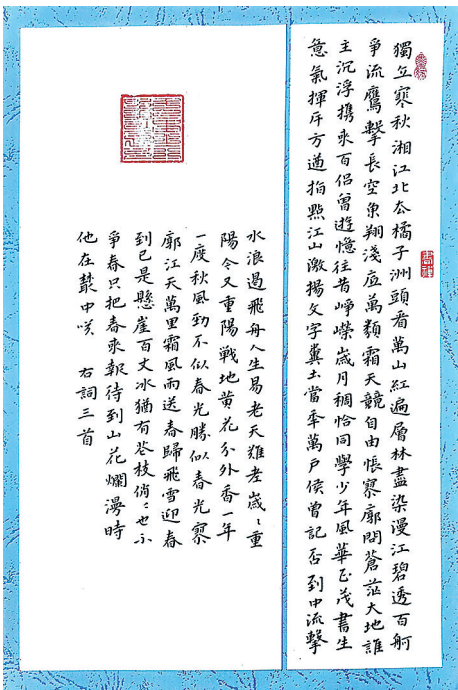
牵着牛就回了家。队上也有牛少而够条件喂养的家庭多的情况。队长就把小纸团做些空白的，抓上空白纸团的也难有怨言，懊恼中叹息几声。这时便有村人搭讪调侃：你的手没洗干净呢，要不去母牛屁股那里摸一下，手气也就来了。大家也就相互取笑一下，没抓上的唉声叹气，说家里的孩子白吃一年，这工分是没法赚了，可惜了几斤谷子。  
那年刚入春，迎来了分田到户，队上的财产是集体的，均折价给各户，人口多的家庭分的财产也多。在当时，牛是全队能流转最值钱的财产，全队的牛被拴到村后林子里，估价分配。我家照理分到一头牛。牛牯高大，是种田好手，也是全队最值钱的一头牛，此时再没有人会担心饲养难的问题了，它是全队各户争抢的对象，甚至在林子里起了争执。突然林子暗了下来，一团乌云飘在天上，黑鸦鸦地压在林子梢头，眼见大雨要下。全队人围在牛牯两边，牛牯的归属问题解决不了，没有人愿意离开。

母亲紧紧抓住牛牯的缰绳，声嘶力竭据理力争，各族头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仅有的一次机会，母亲的话他们并不理会，还不时发出讪讪的笑。这时林子里一阵风过，树上替换下来的旧叶哗哗地落了下来，夹杂着米粒大小的花蕊花粉，在林子里飘飘扬扬，天上的乌云忽而散开一道缝隙，缝隙间亮光一闪，轰隆一声炸响，雷从半空中劈了下来，大雨跟着倾盆而下。粗大的雨滴打在牛牯灯笼般的眼珠上，牛牯被人群指手划脚，久久围裹在中间早已不耐烦，更或是被雷声惊着，它忽地扬起头，长长地哞了一声。母亲拉住缰头，牛牯低下头来蹭向母亲衣角，母亲抚摸着它的脑门，顺手解下缰头，牛牯把头一扬，四蹄跳跃了几下，扬头翘臀，晃动双角冲向人群。我挤不进人群，听得牛牯叫唤，在风雨声中吆喝了一声。牛牯识得声音，低哞着应了一声，小灯笼似的眼珠泛着红光，一口粗气喷向人群。牛牯高大威猛，令人望而生畏，人群中立即闪开一条路来，牛牯在雷雨中冲向我瘦小的身子，我转身往回跑，牛牯也跑，紧跟在我身后，嘴里不时发出高昂的叫声。  
牛牯跑了，雷声越来越密，不时在天空中炸响，人们在风雨中一哄而散，再没人说牛牯的事，牛牯自然也归了我家。放牛的任务又落在我的肩上，那年的春天，雷声也格外的温柔。

## ◎书艺



岳阳楼记



毛主席诗词

□荆杨